

# 柿子红了

□子君

张大千晚年有幅名画《利市三倍》柿子图，工笔、泼彩、布局、象形匠心独具。左边一只大红柿子俏生生悬于纹理清晰的枝叶之下，右边两只双双并立案头。色彩虚实结合、冷暖有致，橘红的柿子光泽透亮，引人滋生无限遐思，忍不住想捧在手心，细细把玩那一抹温暖馨香。

秋天的柿子，扁扁的、球形的，也有卵形的、略带方形的，一丛丛，一簇簇，悬挂在枝头。红得鲜润，不晃眼却自带温柔，在万物萧瑟的季节，传递着一种通达的暖意，给荒芜的山野添上一道亮丽的彩墨。

成熟的柿子清甜甘香，饱满多汁，适宜细细品味。轻轻咬开，滑润的柿肉在舌尖慢慢滑动，一路的甘甜，一路的清爽，从味蕾缓缓游离至心窝深处。

每一棵树上熟的柿子，都挂着一层薄薄的白霜，从青涩到成熟，仿佛都有着自己的故事，像极一个历经沧桑的中年人，随着时光的流逝而霜染秋色。

元朝末年，陶宗仪为避战乱，隐居松江华亭。每日耕植之余，随手取肥大的柿子落叶札记，记完之后就丢入瓮中。后来，这些记录在柿子叶上的文字，被其门生编录成了《南村辍耕录》。

时间不仅能让柿子成熟，也能平静人心，沉淀出人生中别样的香甜滋味。

有一个小院，院墙角几棵小果树，还有一些花花草草，屋脊上一片片疏疏密密的鱼鳞细瓦，独守一份静谧……这大概是很多人理想中的样子。老舍先生的丹柿小院里，就有两棵高大挺拔的柿子树。一到收获的季节，能装满一个大大的陶瓷浴缸。先生便挨家分给左邻右舍，乐此不疲。有时案前放几只，红巧可爱，身心俱愉。这样的柿子，有着一文人的温情与善良。

1953年的秋天，迁居巴西的书画大师张大千，在异乡的郊外山丘上发现了一大片与家乡品种相似的柿子树，于是不假思索花重金买下了它。那片土壤贫瘠，无人问津的柿子林，藏着一个老年男人的乡愁。

吾乡的柿子，也叫吊红。为防馋嘴的鸟儿啄食，大都在还没变软前就被摘下，放进米缸或者红木果桶里捂熟。

小时候，住在对面的二叔家大院子里有一棵老柿子树。秋意渐浓的时日，一片片柿叶飘然落下，红艳艳的柿子如一盏盏小灯笼挂满了枝头，煞是引人。母亲告诉我，等楼上红木果桶里的柿子软了才可以吃。

禁不住诱惑的我，一天里不知爬了几趟楼梯，挑了一只手感微软的柿子捏呀捏。等到傍晚时候，我捧着这只终于被捏软的柿子，在母亲的许可下塞入口中。松散的汁水爆开之后，舌苔立马如被电流击中般又涩又麻，害得我直甩了半天的舌头。

柿子味美，药用价值亦颇高。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中说道：“柿乃脾肺血分之果也，其味甘而气甲，性涩而能收，故有健脾、涩肠、治咳、止血之功。”医学家陶弘景的《名医别录》中也提到：“柿果性味甘涩，微寒，无毒。有清热润肺化痰止咳之功效，主治咳嗽、热渴、吐血和口疮。”

未成熟的柿子可用来酿醋。有史书记载，“尝之：酸味醇厚，略带果香，观之：清澈，略带柿红，闻之：酸甜，略带酒香”。柿子醋，需历经岁月的发酵才得以成就独特浑厚的风味和口感。

以前住在对门的邻居，是个毕业于浙大的山西籍女孩。短短几年，就打拼成了甬城金融界里的翘楚，但她却选择洗净铅华重返家乡，守着一片柿子林，静静倾听地窖瓦缸里的柿子慢慢发酵时“咕嘟、咕嘟”的声音；看着悬挂在屋檐下的柿子在阳光下渐渐析出霜花，脱胎换骨成甜蜜的溏心柿饼；还有蹲在脚下的小猫咪，望着满树柿子，爪子欲伸而不得的馋样……过着平静、自在、快乐的生活。

转眼又到林中丹果压枝时，女孩召集了几个村民采摘用来酿醋的生柿子。他们站在长长的木梯上，口中“咪溜、咪溜”，直接张嘴吸食着树上几颗成熟了的柿子，不知道是不是大师的柿子？

# 访秋山

□筱筱

秋日实在是个访山的好季节！

春山也好，宋代画家郭熙就曾赞美春山“澹冶而如笑”，只是胆小如我，很是忌惮山上奇奇怪怪的小动物。夏山尽管苍翠欲滴，也怕爬山中了暑。冬山又惨淡如睡。如此，终究不若秋山明净清朗，让人忍不住想一次次靠近，陶然其间。

那天多云，正是访山的好日子。搭上同事的车子，从城里出发，一路向乡下开去。山总是在乡下的。

如果用心看，车窗外也是一幅幅风景。从高楼大厦，渐渐地转换成山山水水，又闪过一个个村庄，突然看见一片金灿灿的稻谷，不由大呼“美”。心里却暗暗地嘲笑自己，二十多年前，是谁哭着喊着要离开那片稻田？

车至山脚下，车门一开，扑面而来的山风已经有些许清冽。也是，尽管今年的秋天特别热情似火，甚至有碾压夏天的势头，但是，秋毕竟是秋，早晚还是凉了。10月23日霜降，秋天最后一个节气来临。在感叹时光易逝的同时，不由让人想起农民的一句话：霜压过后的青菜特别香甜。嘿嘿，我还是热爱生活的，因为我爱美食。

这次访山带着目的性——比赛。奖品是次要的，但是想赢，想赢过他们，更想赢过自己，大概有那么一点“廉颇老矣，尚能饭否”的意味。毕竟，在这个新单位，我的年龄有点遥遥领先。平日里，我也常有“我吃过的盐比他们吃过的饭还要多”的感慨，不过，我还是喜欢年轻人。看着他们，就像看着昨日的自己。

这次实在不能算访山，而是真正的爬山。而我也从来没有那么认真地爬过山。刚开始还和同伴说笑几句，后来就认认真真地爬了。偶尔回过头，看见同伴惠惠正在美美地一路自拍，觉得甚是有趣。后来，我获得女子组爬山第八名，三等奖中的最后一名。

她第九名，是参与奖中的第一名。我便忍不住笑她：爬山是我认真，拍照是你认真。

上山时，有那么一段路，周围只剩了我一个。这个时候，听觉就特别敏感，头顶鸟儿的啾啾声、身畔流水的潺潺声，还有风吹过树叶的哗哗声，仿佛是大自然弹奏的一曲天籁，不但将人心里的尘埃涤荡得干干净净，而且还能生出丝丝缕缕的喜悦。难怪李白老人家说：相看两不厌，唯有敬亭山。他和他的敬亭山相亲相爱，此刻的我也和这座山相亲相爱。

突然听得前方有人声，乃是王校长的，说获奖名额快没了。我赶紧往身后一瞧，没人，顿时乐颠颠地紧走几步，接过王校长递过来的一张写着第八名的小纸片。

后来，又有不少同事陆陆续续地爬上山顶。有趣的是，早到的老师大都气不喘脸不红，对他们而言，这次爬山比赛仿佛是小菜一碟。晚到的老师反而个个气喘如牛，嘴里还不停地叫着“哦哟妈唉，哦哟妈唉”。尤其是那个陈老师，刚刚在山脚下，还非常积极要组织登山俱乐部，问我要不要参加。我猜度这次爬山比赛他没有前三前五，总也该进入获奖名单吧。结果是男子组的后三。哈哈，由此可见，爱好与才能是不能画等号的。

下山时，遇上半途折返的淑君，是个可爱的小姑娘，手里握着一束俏丽的野菊花，说是路边采的。我很羡慕。没办法，这就是人生，有得必有失，有失终有得。我赢了爬山，她赢了风景。

如此看来，她才是真正来访山的。

总第7023期 配图李海波 投稿邮箱：essay@cnnb.com.cn

